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

戊午仲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欽差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題爲奴酋罪在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頃者天人交儆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而勝爲難必先勝而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職愚鯁鯁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入衝邊攻陷三堡

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夫
遼危則薊危薊危則京師危此時捷伐之議
不再議而決矣顧戰危事未易言也必選能
戰之將練敢戰之兵無以卒于敵今所用李
如栢杜松劉綎諸人雖皆身經行陣累立戰
功然止遏小醜未當大敵奴酋狡黠多智老
于用兵此亦勁敵未可輕也不知諸將中誰
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楊鎬分別上請孰堪
前鋒孰堪中馭孰堪爲翼使各領一軍總聽

經畧指麾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慣戰者
充之或取之廢棄或拔之營伍無拘常格便
宜題補見在將領若統縉子弟文墨書生及
庸懦昏愚者亟宜汰斥更宜

勅諭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材勇果有驍雄出衆智
畧過人者聽本地官驗實量行資遣于軍前
效用四海之大豈無赳赳干城伏在林莽必
有窺左足應者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
能之將無制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

制之極矣平居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不過遙爲聲援相離數里扎營前挑濠塹預發鎗砲使虜不蹂躪便爲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躡拾取餘鏃疲馬以報擄獲敢有覲面衝鋒以矢相加遺者耶卽如近日援遼之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遇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卽俛首受刃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卽幾千幾萬將

焉用之徒費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畧議調延
綏諸路家丁似爲得策今邊方無事且以援
遼爲急仍宜懸厚格募敢死士若數百人便
可當脆弱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竒術惟在
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寧死
敵不死法自然如山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
所恃制虜者惟火噐蓋以我之戈矛遇虜之
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噐
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噐夙備連發不

斷夷必不能陷城爲今日計勿惜小費多置
火藥火器卽本地不產硝磺委官于近畿收
買倍高其值商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
至火器具備教習得法戰可以摧敵鋒守可
以堅我壘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政此之謂也
乃其大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將
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由于法令不行而法令
不行由于事權不重權輕法玩則經畧不能
制大將大將不能制偏裨偏裨不能制卒伍

此敗道也况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
下不有以制馭之非軋而争能則嫌而潰事
不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
命者偏裨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卽奪其軍
列狀奏請如是旣可作其敵愾之心又可抑
其跋扈之氣卽有倔强不可使者不敢不俛
首奉法矣昔李光弼河陽之戰懷恩少却光
弼卽命取其首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畧初

對下

出關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儻
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
使軍中之法行而朝廷之法不行也顧後來
法令宜明而目前功罪尤宜覈目前不覈則
人無勸懲法令不行張承胤身爲大將不量
而進喪師辱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
而其子猶妄請優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徼
褒封之恩也梁必貴頗廷相見失主將復陷

陣以死突圍而出甘蹈白刃宜加優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卽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爲不忠不勇者戒李維翰身任封疆之重平時旣設防不固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逮治亦當鐫職

明旨僅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示將來之鑒乎總之功罪明而後法令可行法令行而後將士用命克敵取勝必由于此如使循姑息之故習守邊疆之舊套玩而無威亂而

不可使卽將卒如雲亦何益于勝敗之數哉
職遠在數千里外邊疆事宜不能盡悉亦據
邸報所傳者以臆度之若此一得之愚亦區
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草以備轉輸修險
要以防侵越簡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
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戶部題爲援遼新設餉司酌議經理事宜以示
畫一以便遵守事看得奴酋肆逆廷議召援
征勦非三百萬餉不可然轉運不貲頭緒紛

襍故特設新餉司一員以管理之蓋責任亦綦重矣所有合行事理如銀兩之貯嚴密衙門也米豆料草買糴委官之會同各道也官軍月糧之本折兼支也府佐衛營等官之聽行委用舉劾也業已具在前疏奉有

俞旨疏中云有未盡事宜另行酌議臣更伏而思之前會議百萬數內纔得六十萬已而南京五十萬之借巡青二十萬之借水衡同寺一百萬之借亦纔得二百三十萬而且有許而

管子 卷之十
未卽解解而未卽到到而隨卽用者儻仰仗
國家之靈旦夕縛奴酋而致

闕下猶得早從結局萬一遼事一日未了則援
兵一日未撤援兵一日未撤則糧餉一日難
已尚得以不容易措之三百萬委之茫無着
落之處而漫不加慎哉近日科臣官應震有
足餉維艱用餉宜慎一揭大抵謂湊辦轉運
之難如此接續敷用之難如彼非授以節後
恐莫繼其爲今日遼餉慮至深遠也然所謂

節亦非徒事裁減之謂也士無一餐之飽誰肯以身圉敵要以裁無用而裕有用則減一分耗蠹卽贍一分物力于以養國家死士或有餘矣臣請得借節之一字而發明之如舊兵取給舊餉勿論矣撫順馬根单等堡之役各營軍士大半化爲烏有而卽有召募補入之數應從舊論其或有舊餉未到暫于新餉借用則須以解到之舊餉補之總計募補舊額若干額外另召新兵若干其額外新召卽

以新餉給之此在緊急時偶有通融而新舊餉額切不宜混也餉銀未曾解到勿論矣已解之銀如內帑十萬太僕寺二十萬工部二十萬南戶部二十萬南兵工各十五萬并本部十萬此外又有陸續解發雖一時未卽盡數俱到然某處解到若干某項支銷若干某項存留若干非真有茫茫不可問者雖督撫經畧各道諒已分派的確而開報新餉司以便類總奏繳不宜緩也按籍而授之食豈無

其名但南北川貴各鎮軍馬路有遠近到有
後先而中間亦有逃亡有事故假令以後作
先以無克有此何等時也而尚堪此虛冒耶
此實在之當議者也懸格而招之來豈曰無
兵然兵而勿精與無兵等夫獨不有以一當
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者乎其尪弱不堪荷
戈者勿使克數如此則一卒之費獲收一卒
之用而投石超距陷陣冲鋒卽不時破格賞
之猶之乎非靡食也此挑選之當議者也凡

此皆節之喫緊要着總歸督撫經畧各道臣
爲政而憑冊磨勘收放清楚餉臣潘宗顏實
任之他若召買價值因時貴賤轉運腳費相
地遠邇掛號銷號造報奏繳俱有舊餉司事
例而宗顏到彼與督撫經畧各道便宜舉行
真有不得不以節之一字用爲凜凜矣

○兵部題爲建賊攻圍清河勢且岌岌不保乞催
已調兵馬作速出關以遏長驅事爲照奴酋
尅我撫順之後不兩閱月陷我三堡已復賄

構諸虜犯我大清長勇等處蓋以東西牽制
我師使我疲于奔命彼且自爲休息待秋高
狂逞謀最狡也前此內外諸臣不待燭照數
計而已逆覩其情形故引頸各鎮援兵恨不
旦夕入遼者正爲今日慮也先是臣部具題
明旨促令總兵杜松等星馳出關臣部又檄催再
四亦無非爲今日慮也夫何迄今數月各總
兵官有報底關者有報過昌平者有報底通
灣者有聞駐永平者夫聞命急趨臣子之義

也况當賊虜跳梁之日尤諸將奮不顧身之時奈何互相觀望彼此逗遛竟未有先驅出者甚非所以遵王命而急纓冠也至于各鎮兵馬止宣大山西報有起程尚無抵關日期而延寧甘固浙江湖廣道路修阻俱杳然未有報矣今經畧揭報奴酋已圍清河勢甚危急夫使清河失守則寬奠鬻陽之勢危使寬奠鬻陽失守則遼陽之勢危而全遼震動延及畿輔岌岌乎寇在門庭且及堂奧矣臣一

接此報不勝驚愕因思諸將受國厚恩起自
廢棄乃怠緩從事不卽出關各鎮兵馬業經
調遣起程乃獯狎道途不疾馳赴者總之我
皇上起用經畧雖責以征勦之重任而未嘗畀以
生殺之大權是以臣前具末議首請賜上方
劔正爲閩外之制權不重則令不遵非是無
以震懾人心而使之爭先效命耳查萬曆二
十年五月內征劉東陽賜三邊總督魏學曾
劔一口又二十七年七月內征楊應龍賜川

貴總督李化龍劔一口且欽奉

聖旨云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的先斬後奏則
專征賜劔固我

皇上之往事可按非臣今日之臆說也伏乞

皇上查照往例賜劔尚方凡將帥有不用命者自
總兵以下經畧俱得以軍法從事

嚴勅各總兵兼程出關赴經畧軍門聽其調度防
勦併令各鎮援兵報有起程者作速出關未
起程者作速起程各照原限日期至遼如有

逗遛觀望致誤軍機者在外聽經畧按臣在
內聽該科及臣部從重叅處庶法令嚴明而
人心振肅奴酋之長驅可遏戡定之膚功可
奏矣旣經具揭前來相應題請正繕寫間而
清河被尅之報旋至矣勢急情迫懇祈

皇上卽刻批發容臣部馬上移文各總兵及督撫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清河失守大
將寡謀並陳目前要務以救危遼事臣自七

月接遼東巡按陳王廷揭帖知清河于二十
二日寅時被圍未時卽下其間官軍殺傷人
民擄掠按臣未及詳言迄今八月猶未得總
督經畧之報臣故無所據其情形得以上聞
第據總兵李如栢塘報臣讀之再周乃知如
栢料敵之智短策應之機誤也據報李如栢
于七月二十一日在瀋陽聞報奴酋調各寨
精兵的于二十日離寨犯搶清河又于二十
二日聞報建夷五十餘騎往西行走疑其勾

連西虜卽日移防于懿路夫如栢二十一日
瀋陽聞報之時旣知奴酋犯捨清河當于二
十一日速往清河不當于二十一日移防懿
路也及聞清河之急從懿路而往清河未至
清河而清河已陷是其所援非所犯所犯非
所援其中之有意無意誠不可知而料敵不
中策應非宜如栢其何辭于清河之失也今
奴酋尚據清河不去雖如栢發奮俟其調集
兵馬決一死戰戰而勝也固不足以償清河

之失如戰而不勝則張承胤之往事不益損
國威而重國耻乎則遼事益不可爲矣曩者
撫順之失猶曰平昔無備奴賊以計陷也今
清河修備四閱月矣火器兵仗黎然具矣主
客官兵六千四百有奇似可保其無虞矣奴
賊率其大衆竟薄城下客將張旆勸其出戰
而主將鄒儲賢退縮城中未及竟日而清河
遂以不守傳者以爲不戒撫順之慘職等聞
之有不覺相對而潸然淚下者矣遼左將士

習於怯懦畏敵而不畏法固所從來至于今日尚復如是亦且奈遼人何哉若麻承恩者援遼總兵也犯搶清河之報傳聞于二三日之前暨清河既失未聞承恩駐防何城應援何處則又令人不可解已夫清河不守遼之藩籬盡撤而遼陽危矣遼陽危而全遼不可知矣職愚私爲遼事計謂其戰氣之當鼓也奴酋之一陷撫順再陷清河也疾如飄風輕于舉翼莫不以奴酋之鋒不可遏矣如賀世

賢鬻陽一戰斬建夷一百五十餘級則又安見奴酋之終不可殺而我軍之終不可振也耶大約軍士之強弱無常激之則奮鬻陽之戰賀世賢獨以身先之勇鼓舞衆志斬強虜而保孤城俟按臣查明之日卽題升賞以示優異誰無功名之思者有不聞世賢而生氣乎戰馬之當議也諸將援遼所恃以衝鋒陷陣者則家丁耳今聞各將家丁皆以無馬之故不得出關督臣汪可受爲之搜括于民間

借資于真定不可謂非區處之多方已然民間之馬易進真定之途尚遙遼左望救急在旦夕此又何濟于目前之事乎職以爲京營之馬可挑選一二千匹發赴山海給與諸將家丁或以買來西馬抵補京營不過一轉移之間家丁得援遼之用京營無空群之虞斟酌緩急似亦便計伏乞

勅下部議勿少緩須臾可耳軍心之當結也向來
星上遼人偷玩靡所震疊

皇上賜經畧專征之劔不患威令不行矣獨計遼左以殘破之餘欲得三軍死力以扞強敵必當使其寬然有餘然後可以養其壯氣而得其忘死之心今聞各兵至遼者無不譁然苦其不足卽其愁苦呻吟之狀尚望其有親上使長之忠乎臣以爲總督經畧當議各軍之餉如援遼大將家丁每日若干遼之舊兵暨召募新兵與夫各鎮新赴客兵每日若干酌量數目開例上聞務須比前從厚昭然見

皇上德意軫念士卒從軍之苦

皇恩既洽然後士卒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惠至而威行庶乎軍心有死無二疆場可保不然未有樂于戰鬪爲我戮力者也至于援遼諸將帶領家丁業已次第至關顧其托言無兵藉口無馬屯聚于山海優游于道路或逗遛觀望或驕橫難馴

朝廷旣賜經畧之劔後至之誅當在不赦伏乞再勅經畧便宜行事俾其無褻主威以承

上命當經畧楊鎬出關巡撫李維翰褫職之時臣
意奴酋小醜不過一經畧重臣可以制其死
命今且跳梁無已縱橫難制經畧且移防遼
陽矣經畧東行恐西虜竊發廣寧不無可虞
臣同官吳亮嗣日有更設撫臣之說尤見其
識微慮遠籌邊至計乞卽

勅下吏部所當急推以資彈壓者也凡此皆遼事
最要者臣敢敬竭區區之愚以竇上聽伏惟
皇上採擇俯賜施行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議設遼撫以專責任以重封疆事竊惟經畧之兼巡撫也原就未用兵之時言耳官屬不必更設便宜可以行事事半功倍居重馭輕其誰曰不可今則奴酋陷城尅堡月無虛日猖獗益甚撻伐難緩兵餉一集師期須定計將爲用兵之時矣當用兵之時而猶令經畧兼巡撫如故地方之文移不得不剖決諸虜之動靜不得不籌度將領之分布不得不計算凡此皆勢之必不

容已者其在經畧夙負長駕遠馭之材固饒
能當此但多一番幹辦輒費一番精神東西
顧而左右畫非專心致志之道也矧軍機所
係最重大亦最殷繁變化在于須臾指揮出
於俄頃羽書旁午日不暇給寢食俱廢時或
有之而可令其有兩用之心乎且經畧既赴
遼陽則不得復還廣寧明矣總兵李光榮雖
戰將乎縱偏裨以下暫奉約束調遣惟命然
大將之上更無彈壓之人而大將之威終有

難行之處久之或生玩愒急之或致齟齬節
制稍失瑕衅立見抑豈萬全之策哉職愚以
爲宜令楊鎬卽于遼陽特開經畧府專以撻
伐奴酋爲事廣寧仍宜設巡撫一員禦虜之
事一一付之庶責任專封疆之重免有他虞
保無後悔及今之計似莫便于此者顧求遼
撫于今日亦難矣必得如貴州巡撫張鶴鳴
其人者出萬死一生之計經百折不回之心
是非毀譽不能奪成敗利鈍不能惑一以滅

苗爲主幾至以身殉之允若此然後于封疆
之事始克有濟耳此則吏部所當急爲擇選
者也夫此非職之臆說也更設巡撫職同官
趙興邦吳亮嗣皆已言及于此矣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重爲三韓根本之圖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妥確作速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急着以備
聖裁事粵自春間正陽門河流盡赤已爲頃者清
河大泐之兆彼不半日而六千兵悉被虔劉

雖有黓陽之捷獲級一百五十顆然而得已
不償失矣夫清河六千兵不加少以鄒儲賢
張旆而敗黓陽一千兵不加多以賀世賢而
捷則將兵之別有機權而將將之須棟謀勇
可見于此矣除鄒張二將存亡未卜而賀世
賢業有查明優叙之

旨夫賞罰貴明而厚懸賞格更爲激勵人心之大
機括世賢而下諸偏裨功次須俟論定若世
賢則身冒矢石決萬死一生之計其爲功豈

顧問哉臣謂今日事體絕勿膠滯故常世賢一人之功不必待查宜

勅下兵部卽今目前特議封賞倍爲優異庶出關諸將爭相競勸而有直前無殿後端必由此臣所謂最急着者一也總兵十數輩信地宜定臣徃有措餉維艱用餉宜慎疏中意曾及此而或乃有出揭駁臣者頃清河陷矣畿陽官卒商民逃矣寬奠以經畧權宜且令隨便暫移山城矣假令各堡以到關諸將先令分

途而守恐未必遽至於是外如瀋陽開鐵諸
堡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小堡合併而歸之大
堡大堡畫地而分之將領平時各守信地有
事合力併攻至若遼陽密邇奴酋而廣寧復
逼鄰西虜今大將三四輩已到者俱赴遼陽
矣廣寧雖有李光榮移駐而經畧旣去巡撫
未推西虜之乘間伺隙不無可慮分布防禦
亦應以守遼陽之法守之卽如楊鎬以經畧
兼巡撫凡巡撫故所轄官軍人役亦當與其

俸薪紙扎等項趨早並議總之不得密遼陽而踈廣寧臣所謂最急者二也夫內寧方可外禦神京之地居重馭輕自當慎固城守且奴酋爲謀甚狡清河小堡尚有內應而伺瀋陽消息者其爲奸細如所擒獲李世忠輩實煩有人以偵探窺覷我五城巡視最爲喫緊頃署院以考選五人請彼五人久于輦轂閱歷旣熟劄發又新

皇上何不速沛

俞綸且令轉委各城坊官沿門逐巷審編保甲異
言異服盤詰惟嚴至于京兵宜不時訓練當
得一大將居中主持庶根本可無他慮臣所
謂最急着者三也夫急着雖有三乃設誠而
致行之其樞紐總關係于

皇上之一心譬之家然

皇上主人也家被綠林之奸橫行寇竊主人高卧
而不知問但以禦侮責之滅獲滅獲能用命
而寇竊能驅除者未之嘗聞目今華祝之日

皇言通石書 卷之十
皇上起此出御群臣延見商確兵當作何添設宣
大等七鎮兵曾否行至中途作何差官催僨
餉作何加增或發內帑數百萬聽經畧督撫
不惜金錢多召死士厚處月糧優卹喪亂此
外仍速點兩少司馬以佐樞政速允另設巡
撫以防西虜速俞邊臣廷臣共相推轂之劉
國縉以充監軍速下考選散館諸臣以集衆
思收群策夫自司馬相而四夷震驚汲黯任
而淮南謀寢犁庭掃穴所貴朝廷得人耳他

若自京至遼延哀綿邈止憑塘報乃得情形
脫或警出倉皇又或變生阻隔

皇上與當事諸臣何由悉彼中之端委乎是在兵
部于司官中特揀精敏忠樸者若而員沿路
偵詢蚤晚飛報統在

臨軒召大小臣工而共計之如是豈惟奴酋聞而
心懾卽諸將士仰見天子勵精群臣叶力縱
情竄之氣未有不激而超距倍常者矣臣頃
見楊鎬有官兵棄城離伍一疏立望救援情

苦詞迫及讀終篇稱救兵不至惟有效張許
之節而已知鎬以身殉國臣甚壯之顧鎬氣
甚壯所賴鼓鎬之氣而不至終爲張許者恃
皇上之一念轉移在儻

皇上再不劃然猛省用人行政猶似平時浸假而
河東西俱危浸假而山海危浸假而神京危
皇上于斯時卽廢七箸憂之何益勝敗職言及此

惟有呼天呼

祖宗之靈望其脉脉祐啟

皇秉倍加相協獲持而已矣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官軍棄城離堡罪不容誅
謹嚴拿正法以惕軍心并權便移民以絕賊
望事職聞清河之變兼馳兩晝夜至遼陽據
管協守叅將賀世賢稟稱二十三日出邊勦
賊午間回至靉陽千總陳大道等已率新兵
砍開柵木離伍騰山跑走堡中商民人等一
空世賢正與領水兵都司周義守備徐九思
三人在城難守等情夫兵已逃民誰與恃民

皆去城誰與存而千總陳大道與把總劉三德等不能禁之走又倡之走是尚知有法乎儻其守城官人人如此將全遼到處無堅城賊可旬日間窺山海關矣然遼中向無軍法不聞某帥於某年遇敵臨陣自戮一人者此何時也遼之存亡在呼吸而尚拘拘爲守常襲故之事旣經拿到審實誅之不可勝誅已將倡首逃出千總陳大道把總高炫綁赴令旗之下梟首示衆餘官俱細打一百責令各

自跟尋逃兵再行議處或者人心稍懾軍威
稍震此事之經也又據管寬奠遊擊事都司
祖天定稟稱寬奠城小兵單其中人民聞清
河失陷俱欲奪門出城如再禁之頃刻卽有
內變職念寬奠在遼陽東北盡頭距夷邊僅
十里距遼陽三百餘里又皆馬不成列車不
方軌之地城中舊兵僅二千陳洪範領貼防
新兵一千餘名而生靈之衆又不下於清河
賊今尚盤踞清河左右視寬奠若囊中物儻

一攻圍又不能守必不能戰必不能救且無
兵可救此尚可固執常法如鄒儲賢之合城
待盡乎城中既洶洶思亂人情所不能已者
是聖人亦不能禁之矣職已急行一牌令鄉
官原任山西知州李尚法馳去宣諭百姓謂
賊非爭城利我女子財物耳但有女子財物
聽其携赴遼陽或各隨便暫移山城只以精
壯男子守門戶賊如有必犯情形城中兵馬
預先于城外依山星列隱隱示待戰之狀城

中男子亦暫赴山城趨避中有糧米搬移不盡者亦俱焚燬如清野之計賊卽來無所得且絕其奢望而我之億萬生靈可得免于殺掠之慘此事之權也權非萬難措手必不屑越而行適獲一奸細李世忠者渾身穿紬緞之衣俱係奴酋內丁自二十三日尅清河後一時遣來者六人探瀋陽兵馬若干欲八月初二三日攻尅瀋陽否則的在初七八無疑職意諸奸細知職西來必相窺覘隨出白牌

二面云職所帶來兵馬四萬一半分防鬻陽
一半分防寬莫俱限初一日到信地佯若不
備瀋陽者出牌次日因復搜奸細于城中復
得奸細一名李成功審與前情無二今共鎮
道謀守瀋陽兵卒寡少其勢萬分不得以
戰爲守亦必期大創以雪深讎盖謂瀋陽之
援已無望于關西儻如逼犯遼陽而西援復
不至者職雖陽人也亦知有張許之節而已
矣謹于困迫之中畧具兩三情事以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危已在纍碁遼餉俱
在懸磬耳懇

天恩亟允臣那借採木稅銀以濟燃眉以保封疆
以安京師事照得奴酋小醜蓄惡甚大自擁
精兵數萬素稱無敵而又糾合虎墩兔獐等
虜攻遼以寇

京師之左嗣又聞暗結卜石兔等虜欲攻大同以
寇京師之右又聞暗結宰賽煖兔等酋再從
喜峰古北二口攻薊密以寇京師之北則奴

晉之志不在搶掠芻糗人畜至明也亦不止
于遼東一隅又明也况其倏進倏退乍有乍
無前取六堡而我不能守今尅清河而我不
爲備狂逞得志殺將破城勢如拉朽如此狡
詐如此跳梁則全遼之地可以席捲長驅而
京師之患不止震隣剝床將畿輔百姓不能
保其身群臣不能保其家

皇上亦不能保其有而瓊林大盈之積恐終爲盜
資也爲今計速遣大將出關是矣然有將而

兵不足不以將予敵乎臣自四月來拮据餉
事心力俱竭而那借已遍搜括已窮前後數
十疏而得旨一二然足眉睫之用後將不
繼也所有暫借採木及省直稅銀一疏未蒙
檢發臣仰屋躊躇又不得不再爲懇瀆先年
湖廣採木之用議借稅銀卽蒙

皇上允借今以十年餘積臣疏上借一年是轉眼
卽還之計也而採木之役非有如破城喪地
之危也採木可借則危遼不可借乎湖廣可

借則省直不可借乎况省直解監之稅尚屬外府未入內帑捐于內可救社稷封疆之危
永奠金甌磐石之固

皇上能不允乎一允而食足兵強一鼓奏凱則所費有限所省便多不然吝嗇于前耽延于後兵連禍結所費不貲將來不知所終矣伏望皇上亟允臣疏容臣移文湖廣及各省直將採木所借及解監等銀俱借一年庶積少成多以救燃眉以助軍興則有兵有餉而將帥之氣

自倍可戰可勦而封疆之患可救矣

○福建道御史曾陳易題爲東事決裂可虞朝政
後時釀釁懇乞

聖明奮持太阿以保全大業事職推天下時而已
矣時以起事而事因乎時是以聖人不能違
時能不失時岌岌有朝軋夕惕之思無因循
苟安之病故能隨時底績我

皇上英明豁達千古莫及惟是邇年靜攝以來往
徃有後時廢事之失小事如此大事亦然常

事如此變事亦然其何以鼓舞人心而消禍
于未然定危于旣傾乎昨者奴酋叛逆襲陷
撫順之時虔劉我人民覆沒我將卒同朝大
小臣工誰不疾首痛心欲滅此而朝食

皇上亦赫然振怒矣假令于廷臣集議之日刻期
督臣出關攝巡撫事立逮遼撫于獄徐議其
罪頻促經畧之來賜劔專征而又卽出帑金
百萬募三韓死士併力備禦畫地防守計必
有倡義而嚮應者又不時親

御內廷召見二三大臣商確方畧問兵於司馬
問餉于司農先聲足以奪人有備自可無患
則雖撫順旣失之後或可必無三堡之陷又
何至有長勇之失利與夫今者見告清河之
覆沒哉無柰我

皇上始未嘗不震驚而後乃稍稍忽畧僅從廷議
用一經畧一總兵起二三廢將而止以原議
五十萬帑金之請僅以十萬應也舊撫李維
翰失地喪師與副將麻承恩逗遛觀望罰均

從寬假督臣駐節關內而猶望各堡喪氣落
膽之餘卒枵腹以保封疆也彼以衆我以寡
彼以飽我以饑彼以戰勝之餘我以喪敗之
後彼以信賞必罰之令乘我畏敵不畏法之
將士此不待兩軍對壘而成敗勝負之形已
決矣安得不成彼奴破竹之勢乎曾紀嘉靖
庚戌之變僅越旬日而京師解嚴者則以

世廟及時應變臨御便殿令群臣各書所見勅責
逮繫失事之臣而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

甚且卽訊至死何等赫聲濯靈虜豈不聞風而遁也史稱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我

皇上昨允樞臣條奏特以劔賜經畧楊鎬以斬將帥之不用命者而悞事總兵李如栢姑着戴罪管事後到各總兵

嚴命出關嗣是九重雷動三軍電掃庶幾將將有法矣然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與無兵同是軍實與軍法所當並行者然職猶惜其不早固不免再失于東隅特可冀收于桑

榆云爾而我

皇上年來行事往者之不可追亦多矣如閣員三五不爲多也今輔臣獨相勞且久矣及今枚卜不旣後乎儲訓春秋有常期也向托之夏熱而今則秋涼矣及今開講不旣後乎九列卿貳有額員也今有正無貳有貳無正或併正貳而無之匪止一歲月之近矣及今點用不旣後乎考選散館諸臣虛度歲月揆以國家三年一考之法幾至兩考矣今尚未徼

俞旨不猶後之後乎熱審之無期典試冊封之屢
改其期以日用常行之事而至遷延若此此
胡爲者也至于縲臣劉光復

皇上原無重罪之意而在廷諸臣咸以爲無大罪
者奈何至今不蒙寬政也凡此數者

皇上終不能不行而行之每不及其時如常人時
當食而不食後雖得食腹爲果然而元氣受
病多矣職今願

皇上當萬國嵩呼之會爲一時更新之政時當賞

則賞當罰則罰時急在兵餉則議兵餉以至
開儲講允枚卜釋縲臣補大僚下考選諸事
一一及時行之將見朝廷之上別是一番景
象儻所謂戰勝于廟堂者不在是乎自非然
者泄泄于方蹶之天而自虧其日中之業唐
宋之末可爲永鑒

皇上可不深思而亟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結局無期遼餉
支銷易盡謹博稽群策特請

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遼事竊自三韓連失六堡
刻下清河之慘更加撫順之初駿陽旣已一
空寬奠復爲蹙徙此等景象所期剪滅而後
朝食寧俟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
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卽前日會
議三百萬寧足了此而况三百萬中尚有七
十萬茫無着落者耶瓊林大盈之積旣恠不
肯捐金花權稅之留又忍不能割十庫改折

之議久屬留中南都鼓鑄之疏尚稽題覆香
蠟之冒濫請裁未裁管馬之虛糜請革未革
甚至司農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
搜然則遂束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
常計國籌邊之術爲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
已云後時治標不妨通變奈獨思獨見媿無
千慮之愚而爰諏爰詢幸恃群言之集則有
謂南兵部每年總庫收放三司錢糧貯數尚
饒且該部馬快船水手工食自部臣倪凍條

議折色尚有留庫者矣則有謂操江水兵餉
銀尚有存剩各府庫者矣則有謂南後湖冊
庫每十年大造贖鍰用充衙門修理衙役工
食等費若稍節省亦不乏積餘者矣則有謂
滁州行太僕寺馬價尚堪動支者矣則有謂
鳳陽等府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三十四等
年因修河工借用戶部解京額辦錢糧及漕
折銀二十萬至今未還不可不專疏請
旨另催者矣則有謂河南山東修河銀或貯該省

庫未解或解濟寧庫未用者矣則有謂河南
漕糧原係折徵赴小灘等處買米每年買米
外積有餘銀若干河南旣然山東亦有應查
者矣則有謂兩淮庫似尚貯有餘鹽銀及河
工銀者矣則有謂淮安倉四稅正額四萬五
千兩給運軍行糧餘稅每年約八九千兩不
等俱解入淮安府庫自四十二年題准餘稅
盡解濟邊本年止解一次至今四年未解若
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

矣則有謂許墅北新關九江臨清蕪湖淮安
揚州等關多有贏餘儻能助邊卽爲優轉但
不得借名加稅商賈者矣則有謂庫餘之搜
括積逋之催徵雖經部疏業奉

明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罔念同舟於先
後移文不啻髦弁棄而故紙視至今數月罕
有應者戶部何不將有司摘其一二已甚指
名徑叅或不時開送臣垣代叅者矣則有謂
各省藩司庫與兩直隸府庫不拘正項銀兩

盡從權借酌量地方大小限以數目勒限解部協濟俟遼平之日如有支剩卽以抵充各處京邊額銀若無存餘各撫按司道將郡邑無碍銀兩搜尋抵補如萬一別無可抵方倣征倭故事作何議派但以本年之內抵數而止不得過年復徵總俟臨期再酌尚爲未晚者矣則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歲年然輸納多者不過數百金止耳惟是納兩殿中書在一二千計往時見任多至二十員近見任四

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爲數年之絕響蓋此輩素封欲籍貴顯虛聲誇耀間左年來防杜驛騷出差有禁長安米如珠此輩不以爲榮而以爲苦其孰從而樂趨焉夫近日銀差多用叅軍武弁恐反滋偷盜弊孔如陝西差官王立恭等所爲何不間用中書等官但于郵符中除鞘損用夫外其本官自用夫馬限以定數旣絕驛騷之擾兼廣援納之門者矣則有謂議助于富民或戶部刻一濟邊義民之

劄每劄限定例銀五十兩州縣大者給劄三十中者二十劄小者十五劄令有司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卽給以劄空銜遙授旣殊鬻爵之陋規禮遇公庭又遂榮身之志願推而廣之除給劄外又倣山西濟饑者爲濟邊例如山西撫臣陳所學荒政條陳內獎義輸一欵凡士民輸銀并宗室及品官有助賑者分別多寡題請旌獎疏上報可尋有河津之光祿署丞劉承言等曲沃之苑馬監正李永貞等

各輸千兩題請建坊此卽近日見例可援至
若南太僕吳炯之捐資助邊數至巨萬特取
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一十四款
特臣風聽之臚言豈曰經邦之石畫第臣念
川百奔爲海吹萬集成聲儻可兼採乎二三
豈盡無俾于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諮訪的確斟酌覆題寧儲有餘而
以餉裕兵收桑榆之勝于異日母貽不足而
以兵待餉致襟肘之露于目前其于撻伐未

必無小補矣他若登萊海運撫道郡竭蹶圖
維業已開洋有日豈得因李維翰一語而請
停水衡料銀五十萬奉

旨允借豈得與太僕寺異同而未解至金秋以後
漸薄嚴寒冬衣花布作何轉運此皆軍需之
最緊關者統乞

聖明裁察施行

○經畧楊鎬題爲謹報清河亡失大數以俟公勘
并陳沿邊措置略節以慰

聖心事本月初八日酉時據分守遼東海寧道閻
鳴泰呈稱奴酋自撫順得志之後乘撫按再
勝之威戟指垂涎思一快心清河非一日矣
本道任事以來偵知逆謀百方豫備凡請兵
請餉密受方畧於轅門爲併爲歛期保生靈
于磐石者業已不遺餘力矣猶慮遼將畏縮
之習一時難破而火噐無敵之妙不可不施
查清河一堡四山環抱止有正東一路通鴉
鶻關以守則爲絕地以戰則爲竒地此正可

設伏制勝之處也凡火砲神鎗鉛子鐵彈之類不憚空遼城以與之且遵奉憲檄預與該將鄒儲賢約如遇虜至設火器於徑路之間伏竒兵于兩山之側俟其陣亂一鼓殲之慎無擁兵城內束手自縛所以籌畫之者亦不可謂不周矣至二十二日初聞圍鴉鶻關之報本道隱然喜謂大挫奴鋒在此舉矣卽差官往督其陣旣聞圍清河城之報本道駭然憂謂諸將安在遽令虜至城下乎復差官往

查其故未幾而尅堡之報至矣節據督陣官
王廷試齊天爵等稟稱從二十一日鄒儲賢
聞賊消息卽閉門拒守西將張旆欲戰不聽
守堡官張雲程力勸不從城外有打草軍士
數百名奔回求入亦不肯納次日自寅至未
與賊攻擊數陣賊用大木板斜靠城下從底
挖墻頃間城東北角壞賊踐踏積屍一擁而
上遂以不守一時策應諸兵總兵李如栢自
汎河至王宣自遼陽至副將麻巖自開原至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至楊于渭自瀋陽至然
皆在一二百里外聞砲而趨已無及矣獨副
將賀世賢自靉陽赴援中途遇賊鏖戰一場
得強壯首級一百五十一顆幼小首級三顆
差足折奴酋之克而伸中國之氣耳是役也
清河雖陷而鎗炮所打矢石所傷賊屍環城
而僵者以數千計聞虜回率多長哭而去者
則奴賊之損我固多而其自損亦不少矣張
旆城頭力戰而死鄒儲賢事急叛賊李永芳

從下招之儲賢大罵不從乃先斬其愛馬旣
焚其衙宇率親丁力戰于南門之上被刃而
死兩將旣死尚亦凜凜有生氣哉其他中軍
千把總守堡等官並無一人肯出者俱未得
其詳惟有乘亂逃出被傷軍民數名耳且賊
聞東邊一柵被世賢勦殺殆盡輒驚而遁回
籍非世賢此戰從後掣其肘儻賊乘勝長驅
遼陽之爲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細矣嗣是委備禦魏國印千總白受顏同赴

清河查殺擄人數據渠回稱清河城內外積屍重疊臭氣薰蒸力既難于徧翻且城東一帶虜騎出沒勢又難于久住卽欲訪求的數萬萬不能本道不得已止憑其見在倉糧之冊查得遊擊鄒儲賢以下官軍丁總計五千二百三十五名至於居民原無冊籍可據或殺或擄莫可誰何詢問原管清河中軍李世馨回稱向編牌甲曾計有五百三十餘家每家多寡相因以五六口計亦近三千餘口兼

之收歛過各屯堡居民亦不下二千餘口三
項總計則萬數有零其大較也本道訪之衆
口叅之已見先撮其大槩如此伏惟具題庶
戰守得失之較判然以分將士報國之忠亦
幽然以暢而從此全勝之策可共力以圖之
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汪
可受看得清河被陷總計遊擊中軍千把總
守堡等官以二千員兵以五千二百三十餘
名民以五千餘名卽續有出城者能幾卽後

有回鄉者難期卽賊亦傷亡之多彼此未必
相當卽我亦勦其一柵要亦得不償失事已
至此旣不敢諉之氣數之適阨亦不敢諉之
兵將之不齊又何敢曰約束已明申令已熟
而歸罪于違節制之人哉故以鄒儲賢張旆
等之死誠當恤而以張承胤之已蒙賜恤者
頃尚有臺臣之駁則亦可以責二將不能全
城之過以賀世賢之捷功誠當錄而以屬城
失陷守備不設之條則亦可以置世賢在功

不贖罪之列他若鎮臣李如栢道臣關鳴泰
與援遼客將未及並關西諸帥未至者或策
應之不速或觀望而不前以事跡論似皆有
罪以時勢論皆任事在兩三月之間皆距賊
在二三百里之外見在兵馬不能當賊以十
分之二未到兵馬不能趨利于千里之遙又
似皆可原俱應俟監軍按臣覆勘定擬仍于
事平之後酌論功罪之輕重惟臣鎬首有封
疆之責所不敢自恕也竊念

皇上有建首之變屢厯兵餉之圖謂宜旦夕戡
定庶可上釋宵旰今又蹈撫順之轍

聖心不知如何憂慮者正主辱臣死之日職與按
臣疾趨遼陽所見老少盡日棄城刈獲俱廢
燈火盡夜懸城寢食不寧職妄令撤使休息
方議引河水入城壕以爲固而亦謂遼陽城
周遭廣濶奴卽強猝不能越二三百里以二
三萬步兵圍城復以二二三萬馬兵索戰也惟
寬奠爲山崖孤遠之地鎮江爲朝鮮往來之

途除已歸併收歛各原有駐防官兵外近又
加原任遊擊張昌胤單進忠各領新兵多建
旗鼓巡遊其間以張聲勢以獲收割之利而
距賊頗遠惟瀋陽開原鐵嶺三大城蒲河汎
河懿路中固四小堡一線咽喉西逼西虜東
逼東夷皆不數里乃回鄉與奸細且報賊復
整點兵馬入犯數處此最可憂者今以總兵
李如栢王宣駐瀋陽以總兵麻承恩駐開原
以都司馮應魁叅將李懷忠駐鐵嶺以麻承

宗駐中固以趙啓禎駐汎河以孫守印駐懿
路以羅萬言駐蒲河又以賀世賢劉遇節卜
向績等諸將之慣戰者屯兵于各城之外上
下聯絡蓋二百里賊犯中固則開原鐵嶺可
夾擊而瀋陽從南面策應賊犯蒲河汎懿則
瀋陽鐵嶺可夾擊而開原從北面策應又開
原亦引河水繞城鐵嶺已伐大木爲柵瀋陽
土塹頗高步兵皆出城外火噐皆列前行而
蒲汎中懿四小堡之婦女財物又已盡歸于

三大城之中賊來可守亦可戰又無清河之
山隘又非清河之僻遠

明旨已申嚴軍法各將亦盟神矢誓天若不欲亡
遼賊或難復肆志而如殄滅此賊非兵馬加
倍于賊數路並進以分其勢而疲其力扼其
吭而拊其背不易成功也然各將未到已奉
嚴催川兵雖遠亦蒙速調但得同心一力何
難雪耻除寇此目前措置畧節而職與督臣
按臣之能自盡者竊恐

聖心惻然東顧輒敢披陳如此

○山東巡按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掠甚慘懦將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叅以懲積玩以肅軍紀事臣切惟遼左屢次失利總由軍紀未明故有失備而驟陷者撫順之役是也有失量而覆師者張承胤渾河之役是也有有備同於無備而觀望退縮坐失機會者清河之役是也先是督撫鎮道逆知狡酋必犯清河發舊主兵三千有奇令鄒儲賢統領又徵薊鎮

援兵二千有奇令張旆貼防各臣謀國亦計
殫矣迨清河報圍臣與經畧俱在廣寧復發
將兵四千赴援繼聞清河失陷經畧單騎徑
進俾臣䟽催抵關兵將星夜來援臣隨具題
請援訖亟隨經畧入遼陽尋據塘報鎮臣李
如栢自汎河王宜自遼陽副將麻巖自開原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楊于涓自瀋陽俱至威
寧奉集等處策應雖竭不前心力已奮武
靖遊擊文明象稱病不前寬奠遊擊祖天定

及綏陽守備徐九思等聽民出堡均屬可議
恭候復勘不敢再叙外訪得援遼總兵麻承
恩巽懦不前坐失機會謹述罪狀爲

皇上陳之臣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經畧楊鎬
議照麻承恩初以廢棄閑弁被命援遼近蒙
皇上推轂之恩夙受遼鎮供億之厚方聞清河被
尅時身在瀋陽感恩圖報宜何如急者况所
提慣戰健夷一千餘人卽不能鳴劔伊吾大
奏克捷之功儻以偏師繞入左脇剷絕虜尾

斬馘之多當不在賀世賢下者乃藉口道檄
急奔開原迨虜尅清河憤各將拒守殺擄極
慘血流溢巷盤桓肆毒經畧爲之披纓督臣
聞之淚頤鎮臣馳驅赴關獨承恩秦越相視
致鄒儲賢張旆等守歿睢陽之城魂墮腥膻
之地軍丁士女槩被戮污非承恩得爲不爲
之罪乎且聞承恩智老漸昏畏夷如虎先撫
順之役舊撫明囑策應彼固掉臂而入清河
今清河失陷復却步而入迤北乃開原迄今

未見一虜承恩何以自解卽臣亦不能爲承
恩解者夫將居中央乃可以制四方承恩聞
虜在東南糾衆而趨迤北承恩不知何心此
不可解者一將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承恩藉
口道臣檄不顧清河失坐視孤城沒陷是可
忍孰不可忍此不可解者二且經畧一意防
東令王牧民等安插西虜承恩納抄花部夷
一百五十餘人致虜含憤激怒特畏

皇上威靈而不敢動耳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承

恩向奔清河時夷丁入虜者一百餘人尚不
醒悟多收異類意果何爲此不可解者三諸
如奴視偏裨笞辱青衿歲糜遼餉以萬計占
役遼軍以數百計援遼禍遼之謠遍滿通衢
東奔西避之巧幻如鬼蜮無論如副將賀世
賢斬馘之多臣不敢望卽求如清河屯民威
寧堡民斬虜級二顆者亦不可得矣承恩何
顏立于諸將之上敢與援遼夙將竊登壇步
伍乎臣于總兵杜松入遼之辰見傳檄堂堂

正正知夷已在彀中臣等耻與承恩共居一區不憚盡言直勒罪狀上陳伏乞

皇上憫張旆等死事之苦張承胤等殉國之忠俯從廷議槩准議恤將異懦麻承恩革任回衛遺下逮丁千餘人令副將麻巖統領仍乞

勅下兵部復加查議將麻承恩議勘以儆積玩庶賞既下逮罰必上行軍紀昭明捷伐可期矣

○朝鮮國王臣李暉題爲屬夷犯順

天討將加薦蒙督咨檄調整小邦軍兵恭候

明旨事本年閏四月准巡撫遼東李維翰咨夷情
事續准薊遼總督汪可受檄文臣切照蠢茲
奴酋女直遺種竊險據要潛蓄兇謀始爲蒙
古統合諸落滋蔓形勢兵已滿萬古語可徵
舐糠及米漸肆侵擾小邦不幸與賊境相接
衝突橫暴之計未嘗不在小邦而只緣

天朝每因小邦奏報節行

宣諭嚴加禁飭豺牙久利虺毒未發者蓋以此
也不圖敢侮大邦直犯邊境墮陷城堡戕害

將吏此乃胡運將盡自速其蕩滅者也三苗
不率何害舜德獫狁匪茹宜舉周征小邦君
臣一自造鄙有聳舉切憤忱直欲食肉而寢
皮朝滅而夕餐矣伏乞

皇怒斯赫神戈東指撫臺移咨總督傳報要令小
邦申嚴隄備整兵候期其在小邦因爲悉發
敝賦奮敵愾之勇勉死綏之志庶贄九伐之
威用奏三捷之功此實藩守職分扞衛之大
義也况王辰之亂島夷逞孽假途小邦謀犯

上國三都灰燼八路魚肉君臣播越國勢難保朝
夕哀訴渡遼之願將死父母之邦幸賴我

聖上念軫興滅仁隆惜小捧漏甕而沃焦釜遄興
師旅舉泰山以壓烏卵先殲克醜小邦重恢
基命再續生成大德膏育洪恩誠古今罕聞
書籍所未有者及至微臣思維先志益虔侯
度凡有號籲輒賜必從厚誣之雪追封之典
寵命薦降榮耀非一自念此身何以得此義雖君
臣情則父子東土數千里含血賦氣之類孰

不銘心刻骨生隕而死結也今值王師有征
大介是用執殳前驅不命猶承投袂赴難有
召敢後圖報萬一正在今日除將咨檄內事
意行令諸路將領刻日精揀團練部伍外仍
念小邦四面受敵慶尚全羅忠清黃海等四
道一帶地方盡屬防禦平安之江界以南咸
鏡之甲山以北皆係禦狄節蒙

天朝軫念小邦每以怠慢哨備爲戒嚴飭謹守爲
責委緣所在釜丁不敷派戍亭障嘗患缺少

加以自經倭燹生聚無幾混籍兵農不閑坐
作野戰攻城尤非長技東征大將譏其脆弱
乃其實狀目今島夷伺釁不無駭鯨之患建
酋見感必有獸嬰之觸然則潢潰冲突之患
小邦獨當必如曩時紅巾賊之亂其將柰何
况據遼東衙門分付文譯官有稱伊賊方于
江上多數造船你同江邊各處善爲警戍小
邦備禦至此尤緊今若盡調不多自恨兵力
之疲殘莫效軍容之克壯敢不仰仗

皇靈奉行天討雖肝膽塗地猶爲雄兒鵝鴨作聲
亦助膽氣庶幾仰藉大舉獲展綿力晉人得
椿喉之快魯邦遂獻馘之誠則小邦之積恨
宿怨當至此而少洩矣爲此行催前項應發
軍兵有令赴義州等地方聽候進退伏願

聖明命下該部商量飭令小邦把截沿江上下以
爲聲援用固藩翰或受節制以便策應至于
師期遲速征勦方畧明以指示俾無違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申明征倭事例以便援

遼以濟軍興事照得奴酋包藏禍心四十餘年今方狂逞其謀甚豫其志甚橫非倭播比也昔日倭奴猶遠隔朝鮮播酋亦孤懸域外不過藩籬外患耳今奴酋勁卒數萬又勾連東西衆虜所到披靡席捲長驅實屬剥膚故募兵調將兵部所爲岌岌也而措餉備芻又臣部所爲數數也無米而炊勢不得不那借那借不足不能不搜括䟽凡數十上俱在候旨遵行外所有援遼兵餉事出創爲惟有征倭舊

例可酌而行之前遣新餉司已具疏矣是以
新餉司之赴遼也帶銀十萬兩又南京解到
銀三十五萬兩先後繼至則援遼兵將行月
糧菜自應會道照例支給蓋此屬新餉司爲
政也至調宣大七鎮之兵臣因太倉匱乏幸
巡青衙門同心爲國那借銀二十萬兩兌付
兵部差官齎往則援兵安家行糧亦應照例
支給蓋此屬各鎮爲政也今宣大等鎮旣參
差不能畫一政煩兵部再疏合再申明以便

遵守臣查得昔年征倭援兵有行糧米菜之
給焉將官每員日支米五升銀一錢千總日
支米三升銀八分把總日支米三升銀五分
貼隊并軍丁每名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三分
如願折乾給銀五分正馬每匹日支料豆三
升草一束如願折乾給銀二分馱馬每匹日
支料草銀二分此例之可酌而行是在新餉
司與撫道議妥閩外徑給報部查考者又有
運糴通販之便焉該省近海地面米麥草料

或召商販或委官糴募船由登萊直抵鴨綠
糴價用餉銀脚價用馬價此亦例之當酌而
行者也又有勸諭輸粟之款焉遼東官宦軍
民人等家多蓋藏有輸粟千石以上者監坊
旌表無官者遙授職銜有官者量加職銜四
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門扁百石以上者徑
給冠帶榮身俱免本身雜差當時勸諭方出
而輸助者相繼是亦例之可酌而行者也又
有犒賞優卹之恩焉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勅諭云東征將士尅日蕩平大加陞賞又云懸軍
深入饑寒暴露勢所不免用是痛心亟發帑
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犒賞優卹此亦例之
可酌而行者不日大兵齊集諸將效力勤王
宜照前例用以鼓舞軍心者也以上四款兵
罷卽止皆臣所查征倭事例也臣又查得遼
陽去京師千里而用兵之際有勝敗分于眉
睫存亡變于呼吸者該鎮俱宜隨機應變便
宜行事不必復爲瑣瑣奏瀆以致濡緩悞事

至于米豆本色臣先日移咨督撫暫開海禁使商民興販矣又陸續解銀出關就近糴買矣近又山東大收題准登萊海運矣其馬騾料草亦劄永平薊鎮餉司就近召買通用新餉矣總之在內者職要在外者職詳蓋職詳者糴買支放隨時酌行惟在開銷明白事完奏報而職要者惟總發餉銀聽閩外支銷而已當茲太倉如掃之時又值額外不貲之費故臣術不能點鐵計不能量沙而腐心竭智

所爲燃眉之濟不過那借一着耳所有借處
諸款容臣再爲另疏目今援兵事例伏乞

皇上丞賜

命下臣部移咨薊遼督撫經畧衙門一體遵行庶
軍興有濟而危遼可保矣